

葡萄藤

Grapevine

2023 年 8 月第 211 期

「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
(谷 1:3)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摄影：劳开成

ii 主编小语

◆ 劳开成

神长的话

1 神奇的召唤

◆ 林育明神父

4 Vocation and the Church

◆ Fr. Thomas Croteau

圣召与圣教会

(本刊译)

8 旷野中的呼声

◆ 周 道执事

旷野呼声

11 是祂找上我

◆ 王雅娴

13 我是谁?

◆ 同 窗

16 问星星

◆ 多 丽

19 我们是这样回应天主的召叫

◆ 三位玛利亚

生活信仰

23 天父的宝贝

◆ 陈美卿

27 一颗红心

◆ 布 衣

30 呼唤

◆ 立 己

31 徒步葡萄牙海线圣雅各之路

◆ 周琼华

谈书论画

35 穆里欧与无玷始胎童贞圣母

◆ 沈媛宜

39 花之恋

◆ 王念祖

☆ 欢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内为原则 ☆

来稿请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导神师：林育明神父
排版：刘珊珊、王念祖

轮值主编：劳开成
稿库管理：刘珊珊

校对：朱嘉玲
新闻：杨治财

网页：杨漪婷
广告：杨治财

八月号的《葡萄藤》终于和大家见面了。首次接下这份服务事工的我，心情由开始的忐忑非常，到现在仍是非常忐忑，所幸在编辑组同仁和各位作者的支持下勉力完成。在此向各位主内兄姊！鞠躬，致上无尽的谢意。

本期的主题是「旷野中的呼声」，引洗者若翰在旷野中呼吁众人认罪悔改以迎接新救恩的到来。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呼声，也都勇敢的回应了上主的召唤，而这份体验为每一位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分享这样的歷程非但是美妙的，更是必要的。

本期的文章以神父〈神奇的召唤〉导航，由执事〈旷野中的呼声〉定锚，再藉念祖〈花之恋〉压轴，中间虽分若干不同子题，但仍可见隐约间有一条细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不同的作者记述不同的题材，而竟有如此的巧合与炼接！天主上智的安排，您看见了吗？由是之故，只要您愿意，就能看见祂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生活中间。建议您放下手边杂务，沏一盏香茗，细细读完这些作者的分享。您会发现从头到尾，少见有灵光乍现，任督立通的惊奇，却有如呼吸般的相依；而生活的信仰也与日常生活作息密切契合：一株枯萎的茶花、一颗在手机设定的红心、一个小外孙的抱抱、一幅圣母画像，抑或一朵盛开的美人蕉；无论是在家中、在后院、在艺廊、或是在朝圣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大千」，处处都回响着上主召唤的声音；只要稍停脚步环顾四周，蓦然回首，上主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无意在此引导各位如何去读这些文章，只是分享在收集的过程中，将这些稿件打印出来置于案头，本意只是考虑如何分类排序，在不经意中竟看到了天主神奇的化工；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物，竟都由一缕细丝串成一气，最终归于那时时在、处处在、永恒常在的信仰真源——天主。

记得有几位兄姊为鼓励我，早早就答应提供稿件，以救我于难堪；而今我可以报告各位，由你们处我摄取的养分，远远超过我应得的份量！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神奇的召喚

林育明神父

有一天，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里，他的眼睛渐渐昏花，已看不清了，天主的灯尚未熄灭，撒慕尔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那时上主召叫说：「撒慕尔，撒慕尔！」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就跑到厄里前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说：「我没有叫你，回去睡罢！」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慕尔；撒慕尔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对他说：「我儿，我没有叫你，回去睡罢！」撒慕尔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的话尚未启示给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慕尔；他起来又走到厄里那里说道：「你叫了我，我在这里。」厄里于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便对撒慕尔说：「去睡罢，假使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慕尔就回去，仍睡在原处。上主走近，像前几次一样召叫说：「撒慕尔，撒慕尔！」撒慕尔便回答：「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撒下 3:2—10）

我信天主的德能和圣宠在我身边，我有不可磨灭的印象听到天主的呼声。在菲律宾的修道生活和晋铎传教，我感受到了天主的真实存在和祂的全能伟大，我体验到了在天主面前没有难成的事。

那是在 1989 年的夏天，我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排队等待着签证，突然在美国领事馆的门口碰见了湘神父（耀汉小兄弟会士），湘神父从美国纽约来到广州帮助我办出国留学，但湘神父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来到广州。那一天早晨，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候美国领事馆签证，我从来不认识湘神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没有让我知道他来广州协助我办理签证的事，只是从美国纽约寄来一封信，里面有学生奖学金的书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出国修道的念头，但心里面确实有想要修道成为一位司铎的愿望。从小的时候，我每天都有祈祷和念玫瑰经的习惯，那时候，祈祷生活是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在县医院放射科工作有八年了，我自己也喜爱这项工作。单位领导人和科室同事也相处得很好，因为我很努力工作，常常帮别人值夜班，这样我就可以在放射科办公室里偷看圣经了。

当天我在领事馆门口时，湘神父向领事馆公务员提出他想要见中国的学生，当时我也正在美国领事馆门口，马上回答说：「你是找我吗？」湘

神父回答说「是的」，还说：「今天早上我走过几遍了，人这么多，怎样才能找到你呢？，这真是天主的奇迹啊！」湘神父看我很劳累就带我去旅馆休息睡觉去了。我竟然睡过了下午三点半，湘神父也不敢叫醒我，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已过了一个半小时。当我俩来到领事馆时，领事馆人员说已叫了我三次，都没有人回答。湘神父解释说我睡过头了，我却依然拿到了学生签证！在湘神父帮助下，我从广州买了飞机票出国了。医院的单位领导和同事都不知道我出国的事，家里人也只知道我向医院请假去广州办签证。到了美国后，我才告诉医院领导和家人我已到了美国。此事让我看到天主的救恩和德能。因为没有英文的基础，从美国来到举目无亲的菲律宾十四年修道生活，之后在菲律宾晋铎，被分派到一个偏远小岛传教五年，后来回到美国传教。天主召叫人真是很特别，让人认识天主怎么样爱人。

我的修道生活过程是很艰难的，首先在国外修道就已不易，对从来没有学过英文的人则更加煎熬。由于文化不同，语言不通，人在国外身边无亲人和朋友；孤单，独自寻索人生永恒的追求，思索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来国外作什么？我到哪里去？我的人生是否有一个最终的目标？或是漫无目的地在国外漂泊着？若要回应天主的召叫，就必须冲锋陷阵，以面对巨大的挑战，亦即随时准备好放下那令人难以割舍的小船，放下那使人无法作出关键性决定的一切。我们都受召勇敢果断地去寻求天主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备的计画。当我们凝望那圣召的广大海洋时，切莫自满于安然地在船上修补渔网，而要信赖天主所给的应许。要常想着：「这是一片受天主祝福的许地啊！不论遇到多少困难挫折，只要看到这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就欣慰了，还有什么能和天主的奇能相比呢？天主要兴起这里，就必给它预备。」是的，「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创 22:14)

我这一辈子，有带领过任何一个人走近耶稣吗？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人走近耶稣，获得丰盛的生命。这是洗者若翰的角色，也是他的使命。

如果我有灵魂的生命，死时不带走什么，最后一切都归向天主。如果我的生存目标，仅是致力于追求现实生命，我也不能得到永恒生命的快乐，因为这个地球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却无穷。人有知觉、有思想、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也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在于修德成圣，追求一种完美无缺的本体，渴望一种无限的绝对价值，那就是我的信仰中心。

在国外修道生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有旷野的呼声和上主的信息是我安慰的源头。我天天参加弥撒圣祭，我出国到现在有 35 年的时间，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参加弥撒。

国外旷野生活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快四十年的时间，我虽然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天主一直都在带领着我，帮助着我。其实，我们每一人在自己的内心都有对天主的需要，特别是我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的小孩。来自母亲的信仰传承，天主已经放进我的内心，成为深深的渴望，我永远不会抹掉的就是小时候母亲引领的信仰，以及一条走向天主的生命道路。洗者若翰就是我的好榜样，可以说若翰就是一位终身为天主而活的人，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耶稣，而且他说：「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若 3:30）因为，他变成一条路，一条领人走近耶稣的路。他不但让主耶稣通过他，走近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时也让那些失望无助的人，通过他走近耶稣，获得治愈和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若翰说：「看，天主的羔羊！」（若 1:36）他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让他们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作为天主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的就是铺就那条路，让人们踩在上面，到达耶稣。

选择修道，就意味着要舍弃一切。耶稣要求人舍弃妻子，儿女，房屋，田地，兄弟姐妹及一切所有来跟随祂，并不是要求我们不管世俗之事，而是要我们知道，选择跟随耶稣会比度婚姻生活更要吃苦。当我还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信仰的培育，当我成年以后就要面临选择了。所以说，跟随耶稣需要莫大的勇气，在社会中都要有一份担当，要有责任。我们的生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有耶稣；耶稣用大爱爱了我们，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羔羊，我们难道不喜乐吗？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忧愁，也会闹情绪；但我们想一想耶稣受的苦，或者是为爱耶稣去克制一下自己，又何尝不可呢？多一分宽容，多一份理解，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就会充满喜乐。常常喜乐，向天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天主都会看顾。经上记载：你要宽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玛 18:22）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要心中有爱，我们的生命就是喜乐的。

Vocation and the Church

圣召与圣教会

文/ Fr. Thomas Croteau (本刊译)

A Vo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priesthood or to religious life, is a call from God. And God chooses to use the Church to call out to our hearts, and in the end to confirm that the call comes from Him. I offer you this reflection on my own personal call to serve God and others as a Jesuit priest, and the many different ways that God used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this service.

The first place that God began to call me was in the domestic church, my family home. My parents both were Catholic and had me baptised when I was still an infant. They brought me to Mass on Sundays, and made sure that I received religious classes. These efforts of my parents allowed me to learn of my identity as a Catholic, and to have some sense that I was called to live as a Catholic. Yet, it was not until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nd my oldest sister started coming back to Mass regularly and wanting to pray the Rosary in the car when we were driving somewhere, that I felt a call to pray every day.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in middle school that I felt a call to start paying

「圣召」是一个来自天主的召叫，特别是指要求一个人献身神职或修道生活的召叫。天主借着教会向我们的心灵深处呼唤，并且最后会证实，这的确是来自祂的召叫。我愿意在此与大家分享我自己蒙召的心路历程，看天主如何借着教会，用各种方式召叫我，让我成为耶稣会的神父，服事上主及众人。

最初，天主是在我的家庭，这个「教会」中召叫我。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友，因此当我还在襁褓中，他们就让我领洗了。每个主日，他们带我参加弥撒，让我接受宗教教育的熏陶。爸、妈的用心，让我体认到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友，也多少感觉到，我被召叫要过天主教徒的生活。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大姐又开始固定地参加弥撒，并且每当我们开车外出时，她总要在车内念玫瑰经。直到这时，我才感受到天主的召叫，要我每天祈祷。

more attention at Mass and helping as an altar server. As I began to pray more regularly, my heart began to open up a bit more to what God does for us at Mass. Others described to me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 the Eucharist, and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called me to show more reverence to Jesus in the Blessed Sacrament. Furthermore, after Mass, the devout ladies who helped clean the parish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ask if I ever thought of being a priest. My first answer was, "No." However, they kept asking, and eventually I told them I would start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a priest. God used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discern whether He was asking me to be a priest.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it was time to prepare for confirmation, and it was in this preparation that God continued to speak to my heart. All those children to be confirmed needed to read about a particular saint. I chose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and my sister gave me a book on his life. Reading about his choice to live as a beggar on the street so that he would point people to how God truly meets all our needs, I was filled with a desire to follow our poor Lord the way Saint Francis had. Next, someone told me about Saint Padre Pio, and I found some library books about him. Reading about his miraculous help of others, it was moving to consider how God is still

就是在我中学的这段期间，我感受到一个召叫，开始更专注地参与弥撒，也在弥撒中服务当辅礼。当我开始常常祈祷后，我的心也逐渐开启，更加感受到天主在弥撒中为我们所做的。有人向我描述，圣体是耶稣的临在；这些教友召叫我，要对耶稣临在的至圣圣体致以更崇高的敬意。尤有甚者，弥撒结束后，那些帮忙清理堂区的虔诚热心的妈妈、阿姨们会来问我，有没有想过要当神父。我的立即反应就是：「没有」。但是，他们并不死心，还是常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会开始想一想，我是否有可能去当神父。天主经由教会的这些成员来召唤我，分辨祂的旨意，是否要我走上圣召之路。

过了一、两年，我要准备领受坚振了。在准备的过程中，天主继续在我的内心发言。所有要领坚振的孩子都需要选择一位圣人，并阅读关于这位圣人的书籍。我选择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我姊姊给了我一本关于他生平的书。当我读到他甘愿当个露宿街头的乞丐，以便向人们指出天主会如何真正地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时，我满腔热火，想要效法圣方济各一样地跟随我们

at work in the saints today. God was using these saint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trust that He can help us serve others in ways that we cannot imagine.

In high school, God allowed me to see more and more of the needs of the Church. In high school there was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would assist at a soup kitchen in Denver. Meeting some of the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 Denver,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see how many members of the Church go hungry. In high school, I also attended a retreat for those thinking about becoming priests. On that retreat, a priest described many islands in the Pacific Ocean where everyone on the small islands are Catholic. However, he said that the islands are so far apart and there are so few priests that each island has Mass only once a year! The hunger of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for the sacraments also touched my heart. At that moment, God was calling me to listen to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and I wanted to be a missionary priest so that each island could have Mas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od was calling me to feed the hungry in body and soul.

In college, I got to meet member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orders. It was beautiful to see the Franciscans who still live poor like Saint Francis, or the

贫穷的主。之后，有人告诉我关于圣比奥神父的故事，我就到图书馆找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读到他的奇迹般的助人事迹，想到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圣人们的身上看到天主如何做工，真是令人感动。天主用教会的这些圣人召叫我，要我信赖祂，祂会帮助我们，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服务他人。

高中时期，天主让我看到越来越多教会的需要。在学校里，有一群学生在丹佛市为贫民供餐的流动厨房服务。在丹佛与一些无家游民接触后，看到有这么多饱受饥寒的教会肢体，令我心如刀割。在高中时，我也参加了一次为分辨自己圣召的人所举办的避静。在那次静修中，有位神父分享，在太平洋上有很多岛屿，全部居民都是天主教友。然而，由于岛屿之间相隔甚远，神父又很少，因此，各个岛屿每年都只能有一次弥撒！这些教友对圣事的饥渴，也触动了我的心。在那一刻，天主召唤我去聆听教会不同成员的声音；我希望能成为一名传教神父，让每个岛屿每年都至少可以有两次弥撒。这是天主在召唤我，去喂养身体和灵魂饥渴的人。

Benedictine monks who spend much of their life singing praises to Our Lord in the Blessed Sacrament. In the end, the Jesuits stood out to me for their joy in working with the students and helping feed the hunger of the minds of the students in class and the hunger of the hearts of the students at Mass or on retreats or in confession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God used the witness of these priest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serve as a Jesuit priest.

I am so grateful to God who calls us! He called me through many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rough my family (the Church at home), through my parish (the Church at prayer), through the saints (the Church in heaven), through those in need (the Church who is hungry), and through different religious orders (the Church in service). During the years of training for the priesthood, it has been beautiful to see that same Church encouraging me and praying for me and confirming that God is indeed inviting me to serve as a priest in this Church. I now invite those reading to pray and remember the different people God has used to speak to your heart and to listen to how God is calling you!

上大学的时候，我结识了不同修会的成员。我很欣喜地看到方济会仍像圣方济各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也很高兴看到本笃会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圣体圣事中歌颂赞美吾主。最后，耶稣会在服务学生时的喜乐，让我刮目相看。他们饱饫了课堂上学生对智识的饥渴，以及学生在弥撒、避静、告解和神修中，心灵的饥渴。天主借着教会中的这些神父的见证召叫我，做一名耶稣会的神父。

我衷心感谢天主对我的召叫！祂经由教会众多不同的成员召喚我：经由我的家庭（家庭的教会），我的堂区（祈祷的教会），圣人们（天上的教会），那些有需要的人（饥饿者的教会），以及不同的修会团体（服务的教会）。在接受神职陶成的这些年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教会鼓励我、为我祈祷，并应证了天主确实邀请我在这个教会担任神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现在，我邀请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请祈祷，并谨记，天主善用不同的人向你的内心发言。请聆听，天主正在如何召喚你！

旷野中的呼声

周道執事

圣经里头对于“40”这个数字总是情有独钟。在西乃山，为了准备接受十诫的两块约版，「梅瑟在那里同上主一起，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出 34:28）另外，「厄里亚他就起来，吃了喝了，赖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这是西乃山的另一个名字）（列上 19: 8）。最重要的是，耶稣在开始他的公开传教之前，他在旷野里禁食和祈祷了「四十天四十夜」（玛 4: 2）。因此，身为以耶稣为信仰中心的基督徒，我们要用祈祷，守斋，痛悔，牺牲，和行爱德的工作来跟随耶稣。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都以个人的转变为主要目标。教宗方济各就提出了与耶稣一起登上高山、跟祂一起达到目标的主要两条遵循的路径，那就是「听从祂」，以及「不要因为害怕面对现实及其日常辛苦、艰辛和矛盾的生活而躲避在由超性事件和戏剧性经历所组成的宗教信仰当中。」

耶稣受魔诱的福音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降生成人，祂从来没有犯过罪，可是祂在旷野中仍然受到诱惑的挑战。耶稣在旷野里度过四十天四十夜的祈祷和禁食生活，并且克服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旷野中受尽试探的耶稣，祂是如何克服诱惑的？我们也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尝试着克服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诱惑，并且避免犯罪。

然而问题是：什么是诱惑呢？我们怎么知道那是诱惑呢？我们又要如何避免因为受到诱惑而导致的犯罪呢？

诱惑的本身是一种罪的煽动，无论是通过口头或意念上的说服，或者是通过某种安逸的或快乐的引诱，都有可能。它可能是外来的，就像耶稣在旷野里遇到的魔诱，也有可能来自我们的内在。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我们的感受，情绪，欲望，也就是，我们的私欲偏情，不甘受到理智的引导和意志的约束。有时候爱好某些事物的心过强，爱好另一些事物的心过于脆弱，这种不停的走向不同极端的倾向就叫诱惑。诱惑的作用在于怂恿人去去做良心上不认为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或者阻止去做良心上认为是合理的事。诱惑的本身并不是罪，经过内心的争战和祈祷的努力，我们或许可以超越诱惑的试探，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软弱而成为诱惑的受害者，后者将导致我们陷入罪恶的陷阱。

诱惑不一定像耶稣在旷野受魔诱一样的临到我们；但它们通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围绕着我们的软弱与需要，纠缠着我们。譬如：饥饿、情感、安全、地位、野心等等。环顾我们四周，充满了太多这种各种不同的诱惑，我们太容易沉迷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流连当中，太热中于说长道短，讲别人闲话，更有那些让人上瘾的坏习惯，像是酗酒，吸毒，色情图片或电影等等，更不用说类似于魔鬼用饮食、财富、权势对耶稣所作出来的种种诱惑。

那么我们要如何对抗这些诱惑呢？这让我想起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抵抗诱惑的故事。

圣方济各生长在亚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小镇，位于苏巴修山西侧的一个小山村。在阿西西，有一座名为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的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圣殿之一。这个圣殿里头有一间最初用石头盖的小圣堂，称作 **Porziuncola**，这是圣方济各在创立方济各会之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大教堂外面有一个小小的玫瑰花园，叫做 **Roselo**。在这里，您会发现一种非常特别的玫瑰：一种没有刺的玫瑰！传说在这个地方，圣方济各本人曾赤身裸体地在荆棘丛中打滚，以对抗怀疑和诱惑。当荆棘与圣人的身体接触之后，玫瑰开始绽放并变为无刺，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些特殊的花只能在这个特殊的玫瑰园中找到，并被命名为 **Rosa Canina Assisiensis**。在庭院的墙上，您可以看到圣方济各的壁画像，周围环绕着橄榄树，还有没有刺的玫瑰。

当然我们不太可能会像圣方济各那样超凡入圣，用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抵抗诱惑，那么我们要如何抵抗诱惑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诱惑。要能意识到诱惑，就需要有一颗敏锐的心。想要培养出一颗敏锐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听从耶稣。要能够听从耶稣，就必须要先养成祈祷和读经的习惯。再来，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就必须要用好的习惯来改变。譬如说养成「常常问耶稣」的习惯。像是：「耶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然后，万一受到诱惑跌倒了，记得永远不要灰心丧志，相反的，要从诱惑当中吸取教训。还有就是要有一颗虚心受教的心。设法找出诱惑的根源，好能铲除它。

我们必须尽力避免向诱惑投降。一般抵抗诱惑的方式除了祈祷、也要克己努力的度好圣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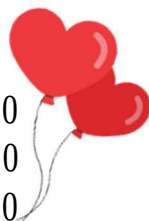
一个人对诱惑反应的模式会影响他日后对付诱惑的能力。不断的抵抗诱惑可以养成我们的好习惯，且强化我们抵抗的能力；相反的，不断向诱惑投降却会变成坏习惯，而削弱日后抵抗诱惑的能力。对付诱惑时，要记得人的整体性很重要，除非我们同时设法控制相关的别的问题，如懒惰、不诚实、毫无人情味、粗鲁、攻击性，最重要的是，祈求天主圣三的帮助，否则我们不足以击退诱惑。

所以，我们必须对诱惑大声说「不」，更不要继续的犯罪，我们需要像耶稣在旷野里信靠天父一样。不要隐藏我们的罪，或阻止天主跟我们的对话，拒绝祂要来治愈我们的好意。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面对我们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处理。



特此感谢本期收到的捐款：

隐名读者（两次共计）	\$200
钱平一、张敏玉夫妇	\$200
刘振国、郭淑芬夫妇及 Alice 姊妹	\$100
杨逸生、王孟群夫妇	\$20
郑懿兴姊妹	\$300
刘颖凤姊妹	\$150





是祂找上我 王雅嫻

小学的时候书包里面有三样东西从来不曾落过：第一当然是便当，第二是作文范本，第三个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当是为了肚子；作文范本是我上作文课的护法，文言文、记叙文都难不倒我；王羲之是我义薄云天的本家大哥，是我上书法课的替身，只要把薄薄的宣纸往上一放，「印」出来的书法肯定是班上前三名。就算作文、书法，抄袭和捉刀被逮到几次，我仍我行我素，没太在意。我无所谓学科，及格即可！

时间一晃，55年后，来到全美第二座华人自建的天主教堂——达拉斯耶稣圣心堂，一不小心踏入了礼仪组前组长张新泰的「陷阱」，接了杨逸生留下的安排弥撒轮值人员事工一职，其中包括读经一（中文）、读经二（粤语），送圣体/圣血员和信友祷词人员的安排。当时因为已在堂区的会计部门做了十年，加上主日弥撒后要去上 line dance 课，再加上三年 COVID 疫情，弥撒没人来，更没什么奉献，与其闲闲没事，不如多奉献些心力做点别的，故而「跳槽」去了礼仪组。殊不知，「钱好数、人难处」；做了三年这个差事，说的「对不起」、「谢谢你」、「麻烦你」、「请帮忙」…比我过去 60 年说的还多。每次被拒绝，我总在想：天主在磨练我，给我机会，将来可以早点离开炼狱、上天堂。

2023 年，疫情过后，大部分的教友陆续回到教堂。神父在弥撒中以爱之深，责之切的口吻挑战我们：「『信友祷词』要自己写，不要再念那个七、八十年代的范本。」我心里嘀咕：「『范本』」有什么不好？我就是靠那个作文范本，小学才能够得到作文比赛的全校佳作，全台南市阅读比赛第三名！有人要是肯自己写信友祷词，也愿意上去念，我『头』都给你！」我一肚子的牢骚，从教堂结束上车后，一直憋到回家，而这件事情还没有那么容易过去。

隔天早晨我在院子里种花，嘴巴念着信经，忽然一个念头让我意识到：2016 年，我们去耶路撒冷朝圣时，林思川神父也曾要我们在弥撒中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祈祷意向；那不就是「信友祷词」吗？看着自己一手的泥巴，

我甩甩头，举目向天，半似玩笑的对天主说：「祢若能让我这颗冻死的茶花活过来，我就乖乖朝着这个意向走！」

三月底，去了一趟洛杉矶，为婆婆庆祝 90 岁大寿，在复活节前的主受难日深夜返回到家。第二天清晨，起床到前院浇水，发现一棵枯死的茶花，长出了两片小芽苞。我再次抬头举目，向天对着天主苦笑：「祢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办？怎么办？有人要是肯写信友祷词，还自己上去念，我「头」就要给他了！这么新鲜的话，我怎么能忘？还好，我有「周三查经班」做我的后盾；我向天主起的誓，祂也绝对不会不管的。既然有了方向，又有了依靠，就往前走吧！

弥撒后的报告，我向会众宣布了这个意向。在圣神的推动下，弥撒才结束，刘佳琦姐妹就走向我，表示自愿在下两个星期编写信友祷词，也会上台向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这下，我的头真的不保了！问题又来了，那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们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有天主的光照，加上周三查经班的助力，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信友祷词的内容，有其应当遵守的格式和规范，但未必所有教友都清楚。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因此我们必须先开课，教导教友们应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撰写信友祷词。然而，大家都是有年纪的人，我不可能强迫别人来上课。任何事情一定得自愿，循循善诱才是正道。

天主给了每个人塔冷通，若是我们把它埋在地下不去使用，不去营造利益，照顾自己的家庭，并为堂区、为社会贡献一己专长，将来面对耶稣询问：「你曾为我的小兄弟做了些什么事？」我该如何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潜在的能力，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像我自己，在退休以前，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版画，现在却能做的得心应手，自得其乐。天主给的样样都好，你要敲门，祂才会给你开门；你若从不去接触，也不去试，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底线和能耐在哪里。

我是一个摇篮教友，从来没有不信祂，但也没有很虔诚；回首过往，却一直生活在天主的平安中。退休后，身体健康，衣食无缺，儿女孝顺，还能常年旅游；连癌症末期的亲妹妹—雅岚，也都能平安走到现在，这是天主给我多大的恩宠啊！

主啊！谢谢祢的召叫，我当全力以赴，完成祢交给我的使命！



我生长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小时候外公曾经在一所摩门教会工作。印象中外公并没有受洗，家里偶尔会有两位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打着黑领带，骑着脚踏车来拜访的高大外国人，操着不很流利的中文和妈妈说话。我们家有一本不太有被翻阅过的《摩门经》，和一本小本烫金的《新约圣经》。那时只觉得圣经的纸张好不一样喔，内容是什么则完全不知。有时候妈妈会去参加家庭聚会，整个晚上大人们围着圈，坐着唱歌讲话，我总是被叫醒，睡眠惺忪的跟着回家。后来妈妈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放在客厅橱柜上，是家里可以摆放的最高处，早晚捻香膜拜，却也没有阻止我在小学的时候跟着同伴们去上了一阵子的主日学。高一时，班上有一位基督徒同学，是我当时的好朋友，她散发出的自信和喜乐是我所钦羡的，她带我参加离家不远的长老教会的青年团契。我喜欢听圣经故事，喜欢牧师和讲员们的分享见证，也曾参加查经小组，带过主日学的幼儿班，但对于耶稣的认识仍仅限于与圣诞节相关的故事以及祂所行的一些奇迹。当时的年纪实在也悟不出什么道理，加上妈妈反对，希望我专注学业，联考前我便离开了教会。上了大学，来美国念书，结婚、生子、工作，我承袭着普罗大众的社会价值和期待，汲汲营营地生活，追求自以为是的目标，认为凡事努力都必须靠自己，相信自己比相信神来得更实际，也更有用。

自我意识的抬头，让我对任何人的传教都敬谢不敏。「我是罪人」和「你们悔改吧！」之类的基督教语言特别令我反感，因为我不认为我犯了罪，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二十年前我们搬到 Las Colinas 的新社区之后没多久，在女儿的牙医诊所遇到同样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妈妈也带着女儿来看诊，两位背景相同的妈妈相谈甚欢，于是留下了联络的电话。就在隔天，她的先生带着两位朋友来到家里拜访，还带了 laptop，着实的用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file 给我和老公宣讲了两个小时的福音，并且热烈的邀请我们参加那周星期五晚上的家庭聚会。疲劳轰炸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送走访客，老公拜托我不要没事跟人搭讪。之后我便谨记着教训，对于初识者的热诚总是提醒自己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但在十年前，我竟然愿意接受一位不算很熟朋友的邀请，参加慕道班的课程，并在一年半之后领洗。这个 180 度的髮夹弯是怎么回事？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匪夷所思，也许就是时间到了！这十年之间在家庭和职涯生活中日积月累着看不见的挣扎，压得我喘不过气，更让我不服气。我们这一辈自小背负着父母师长的期待，接受军事般填鸭式的教育，课堂中不可以随便发问，考试没达标要接受处罚，行为操守更不用说。记得我国中二年级时，刚过完年放完寒假回到学校的第一天，头发不过只超过耳下一点点，立马被训导主任揪出当众修理，咔嚓两下剪了一半，让我顶了一天狗啃似的西瓜皮，羞愧难当，自尊扫地。来到美利坚共和国，迎面而来的第一个冲击就是课堂文化，学生上课时发问不必举手，可以和教授一搭一唱，课堂间进出无需报备，完全的行动自由，还可以直呼教授的名字。这个文化冲击不仅令人难以适应，甚至一直延伸到我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应对。我们小时候被教导的那一套，套用在青春期的 ABC 身上不但没辙，更是挫折连连。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可以将父母师长对我们的期待当做自己努力的目标，而我的孩子却只愿意把我的期待当作参考，这为他们而言就已经是很大的尊重了。

成为逍遥的空巢族是我当时的唯一盼望，以为孩子们上了大学离家之后，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的自由。但奇怪的是，当空巢期真的来临时，我也不过开心了几天而已；不再为孩子们的事情忙碌，能够和老公聊天的话题也没了，剩下的只是大眼瞪小眼。某天和一位朋友相约喝下午茶，聊到时间将尽时，她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要不要来我们教堂看看？」当时我正想在周末时为自己找些固定的活动，就这样被拐进了慕道班，她后来

成为了我的代母。现在回头来看，生命中好几度和耶稣擦肩而过，福音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只是我不愿意让它发芽；但祂从来没有放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邀请我去祂住的地方看看，耐心的等待我准备好的那一刻。



我领洗的那年正好五十岁，在 2015 年复活节前夕与基督一起经历死亡和复活，我终于得到了属灵的新生命。跟随主耶稣学习的这几年，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领悟到爱不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爱更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在面对孩子们长大成年时的放手和祝福。前一阵子参加了一个祈祷读书会，其中有一本书，作者鼓励每个人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密令，那是天主赋予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完成的使命。我这再平凡不过的人生，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已经一把年纪了，实在想象不出自己还能成就什么，十分困扰。想到两个成年离家独立在外地的孩子，我对他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就是给他们完全的信任 and 安全感，给他们空间，趁着年轻，他们可以在生命旅程中尽情的地拓展和冒险，不要害怕跌倒，但要学习爬起来，不要忘了家一直都在。然而这不就是天父对我的期许的一个投射吗？「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创 1:31）我带着天主的原创来到这个世界，半个多世纪下来，我曾经冒险，曾经跌倒，经历了生命中的起起伏伏，身上穿着许多不同的盔甲，脸上戴着许多不同的面具，我还认得原来的自己吗？我明白这是我往回走向自己内在的时候了，是时候去探索天主创造我原本的模样，成为真正的自己，接受并且活出天主原创的自己，将来再面见祂的时候还是祂满意的作品，我想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小小的密令！

問星星

多麗

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看星星是心情，数星星是哀寞。何以言？何能言？

人生当中不时有乌云片片。走过那些风雨，看过那雨后的彩虹，撑过来的日子，只有自己知道。总有几场说不出的伤心吧？就留给时间慢慢说，而那道无法快速愈合的伤，是伤口还是伤疤？只能入旷野，花些时间可以是挣扎，也可能钻牛角尖，所以星星也会失眠吗？何以言，何能言，与谁言？

情绪要讲给懂的人听，不然就成了流言与八卦了。问星星；星星也会失眠吗？我数着你，看着你，希望不是我失眠喔！如果星星失眠，是否也会数数在晚风当中散步的人们？我喜欢夜的天空，散步也是一种心情，手机永远不知道在哪里。到家查看电话的时候，总会看到留言，你又在喂蚊子了吗？这浪漫的看星星、问星星，和喂蚊子，有天壤之别啊。看星星、问星星，能抚伤，但有的季节还不见得能看到点点星空。

「在那里能找到我？」主耶稣这样问。「我将在那里向你展示我身上的印记、伤口。当你与他人分享爱和悲伤的时刻，紧紧拥抱他们时，你将发现我的面容，你会被治愈。」也许，那些可能已经成为往事，或是成了遗憾，但重要的是，它曾经发生过，被牢牢地记在心底。人总是一再反复诠释那悲伤，就如同保持仰望星星的距离，不能贪图靠近，这样才能够保护到爱。

心枯的时候很难找得到主耶稣；神枯的时候完全经验不到主耶稣。那我要去哪里找主耶稣呢？我问祂：「我在那里才能找到祢？」「在失去爱及悲伤的人身上，你将再发现我的面容。」当人们正为一些事情，悲伤着，困扰着，主耶稣告诉我：带着光、带着温暖来到他们身边。在聆听的当中，耶稣的面容在光中向我显示。

这次《葡萄藤》的号角响起，呼喊着。在光的临时催迫下，要我放下星星立马跟上，我只能选择光，跟着祂走。（不过，我也犹豫了一下啦！）「正如先知依撒意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你们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谷 1:2）旷野中有呼喊者的声音？洗者若翰在旷野中居住了很久的时间，他是寻光及等待光的人；光在旷野呼喊了他、召唤他。但我们不同于他，一不小心，只能在旷野数沙。细数沙，寻水源，把自己埋入沙土中；暂时当自己是身穿骆驼毛，以为可以躲过风沙暴，谁知漫天灰尘，双眼睁睁眨眨。

上主的使者，时常在光中催迫着我们。最近的一连串探访，聆听了不少人的声音。静探人生的旷野，有时孤单，有时落寞。上主说：「有光！」（创 1:3）信仰分享是宗教团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不论是分享者或是聆听者——或许他 / 她曾在夜晚数着星星过日子，或正在旷野扫尘。旷野的寂寞、旷野里的干枯、旷野里的呐喊、旷野里的期望；寻光与抚伤的过程，独自徘徊，以为能忘却尘世。

反思如何能使与之谈话或分享的人，在当下或离去后不沮丧？我有可能再度让他 / 她进入旷野里去数沙，或是星星点灯，让光进入照耀？旷野中有呼喊者的声音。呼喊着：我太渺小了！当点点星星应该还可以吧？

有人问我，他在祈祷时，从来没有感觉，或者已找不到天主，失去了爱及渴望。我回：这只是感觉。天主本来就是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去寻找祂；谁能说他完全拥有天主，找到天主了？就算你找到了，你的感觉也只是你的感觉，不代表是天主本身，但这终究是好的开始。

祂借着我们的寻找，给予力量；祂借着我们的寻找，给予盼望，使之增加信、望、爱的德行，这就是信仰。或许我们会失去了对爱的感动；一不小心，我们丢失了爱，无法相信，更无能抬头仰望。但可以确定的是，

祂还是不断地、不停地一直用爱浇灌我们。这活水之源不断倾流，但我们喝了吗？

现在，旷野里，可能不只住着宅男洗者若翰，还有另外一位邻居——可能是住得有一点远的邻居。邻居口渴了，但是她可不敢来敲门。宅男也不可以随便去敲她家的门。那我们就来说说邻居的故事吧！

撒玛黎雅妇人的生活，日子过得躲躲藏藏，虽然她的社区还有口井，但不能在白天时自由的去取水。（我们可能没她幸运，搞不好连口井都找不到，或者只能想办法挖井，但还是必须有强壮的手臂，否则连锅铲都不太想拿了，还能破土开挖？）圣经上记载：「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傍…有一个撒玛黎雅妇人来汲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点水喝！』」但妇人并未给水，而是叨叨念…（听起来怎么这么像我呢？）「耶稣回答她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撒玛黎雅妇人又继续叨叨说。

（怎么又像极了我呢？）「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与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参若 4:6-14）

上主的圣言也是对我们说的。这撒玛黎雅妇女的故事是否也告诉我们：「渴了？因为人不自由，心也无法自由。喝了？或许正在外面寻找另一股水泉，想要来止口渴，以为可以消灾解难。」但邻居的串门，可以是带来好消息。绝对比谷歌先生有更好的消息，且更有能力。圣言不是一个问答题，让我猜、让你想、或逼我背诵。别拿圣言来当考题，圣言是好好的活下去的力量。

旷野的奇景：光在黑暗中照耀，纵然反复地诠释着悲伤。寻光？光内有声音：「来跟随我…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谷 1:17,2-3）。呼声的行列，号角响起…点灯的此刻，或熄灯的同时，问星星：你也会失眠吗？洗者若翰当呼喊者，忙碌的去工作了；撒玛黎雅妇人没有将那活水藏在自己的厨房内，她四处去告诉别人，有活水可喝，而且还发现了源头。我的旷野是否还有别的邻居会来敲门？改天不会保禄宗徒也路过此地来敲门吧？

我们是这样回应天主的召叫

三位玛利亚

天主在我 30 岁时就召叫了我：那年服务同校的于妈妈是校长的老朋友；校长请她来照顾学校的合作社，我当时担任合作社的会计，经常与她有业务往来。有一天她邀我去她的教会，她没有多说甚么；我当时也没答应同去。（因为我原生家庭的亲人，都是信奉民间信仰。）就这样过了 12 年...，那年的春假，我同婆婆和姊妹们共 6 人到美西旅游，结束后转到亚特兰大的干姊家去玩，一行人在她家住了几天。有一天姐姐拿出张在基弟兄的录音带播放给我们听（张在基弟兄是基督活力运动新竹教区分会的资深活力员）；第二天，又开了 2 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来到一个圣母曾三次显现的地方。我见到那个小山丘，就像我们去迪士尼游乐区一样：以拉绳索维持秩序！到了那里，因天气很冷，一行 6 人中只有我与姊姊下车；我们进入一间小屋，进门前她说：「这位是圣母—耶稣的母亲；妳可以用任何语言跟她祈祷，她都听得懂。」于是我学姊姊跪下。我跟圣母祈祷：「我不认识妳，妳可以尽速带我认识妳的国度吗？」

假期结束，我回到台湾。不知天主教教堂在哪里？美容院的老板娘跟我说：正气桥下那间，就是天主教教堂；于是我主日就到圣堂参加弥撒；但奇怪别人都有跪凳，我却不知怎么翻开它？就找已经放下的跪凳（好糗！）弥撒进行中，我翻弥撒经本，又翻不到进行中的那一页！还好：旁边好心的姐妹帮我翻；一直翻到弥撒结束！主礼神父是广东籍，他声音很小、又有乡音；我更不懂他在做甚么？但天主是仁慈的：祂安排一位姚妈妈，在每次的弥撒结束后，自掏腰包，请大家到一楼教室，用点心、水果；藉以联络感情！在这里，我开始参与弥撒；开始跟兄姊们相聚；但这时还没开始听道理。

就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圣堂有别的神父来主持弥撒，他带了一些打印好的当日弥撒经文给我们——从进堂咏到弥撒礼成。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没有翻不到经文的困扰！当天，我也认识了李树贞姊妹——她很好心地介绍我到富锦街法蒂玛堂；她说那里刚好有个读经班，从周六开始，于是我到了法蒂玛堂。在这之前，松山堂的张妈妈，她约我周一到教堂，之后，她带我到圣家堂，把我交给陈敏珍姊妹；我开始听李哲修神父的布道大会；

这是他最后一届的布道大会。李神父同时期也在内湖堂开台语信仰讲座；于是我两边都去了！听完道理，我已迫不及待地跟神父说：我不想等到第二年的复活节才领洗！李神父二话不说，帮我找到离我们家较近的本堂的神父：程玖芳神父有一点不好意思的答应了；他说：李神父播的种，他来收割！但李神父就这样大方地成全了我的渴望！我虽然只听了大约 5 个月的道理，就于 9 月 12 日在法蒂玛堂的堂庆弥撒中领洗了！事就这样成了！

领洗之后两年，我宣誓进入圣母军；同时，也受邀参加咨议会；对圣堂大小事情均有介入。程神父每年的暑期月休回美国探亲；我因学校下午也放假，就答应回圣堂看守，到晚上 9 点圣堂关门，我才离开。老神父在本堂服务的这段时间，圣堂已是我第二个要忙碌的地方：每当咨议会的月会期间，我都要忙到下午 4 点才结束。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虽然忙碌一点，却充满了许多甜美的回忆！

我接受了天主满满的恩宠一开始如此、现在还是一样！我时常在想：天主对我做的召叫，是有阶段性的：前面几年我忙于圣堂的事务；后来，我专注在服务或照顾神父：对身边认识的神父，多少尽一点心意协助他们，一尤其外国神父——他们离乡背井，他们对圣事的专注与认真、对人灵工作的辛劳、还有无尽的堂区工作，甚为辛苦！我体会到神父们的辛劳，对他们有一份感恩之情；也有一分敬畏之心！我愿意一直奉献下去，直到蒙主恩召！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在主的带领下，接受了无数的恩典，也希望能贡献于人灵！让我们一起努力前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玛 7:7-8）

～台北 玛利亚

~~~~~

一个平安夜的晚上，偶然的机，我经过上海的圣心堂，教堂里传出的美妙的歌声；立刻吸引我走了进去！教堂内灯火辉煌，十字架上的耶稣看着我；歌声安抚了我的灵魂！我慢慢地走向祭台…我想我要加入圣咏团，咏唱洗涤心灵的歌曲！教堂服务人员给了我慕道班的课程表，我参加了暑假的慕道班；也加入了圣咏团。后来才知道：那天，圣咏团唱的是天使弥撒。一晃 33 年了！我也在将近十年前来到美国，虽然我有时会回国内，我仍尽量抽时间到查经班学习；我也一有空，就回圣咏团练歌、在弥撒中献

唱。圣歌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无论何时何地，天主总是在我身边，护佑着我的平安喜乐！

「请向上主歌唱，赞美他的圣名，一日复一日地，宣扬他的救恩。」（詠 96：2）

～Maria Jiang

~~~~~

我第一次接触天主教，是应我们同班同组的好同学之邀，参加天主教大专同学会举办的夏令营。在那里，我看见参加的教友同学都很热心，也很喜乐！这种毫不造作的喜乐，正是我空虚的内心所向往的！以后我参加了天主教大专同学会，也参加了另一个大部份由教友学生组成的信仰团体「善牧基督生活团」！在那里，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分享、一起做服务工作；同时我也每周一次，到耕莘文教院，跟着慈祥的老院长高欲刚神父听道理，第二年我就领洗了！

大学毕业那年，我进入了一所修女办的初中，担任住校学生的舍监和晚自习辅导老师，在工作之余，我也跟着一位修女听道理（再慕道）。渐渐地，我心里开始有想当修女、过奉献服务生活的想法！我的母亲很不高兴，而且要我离开教会学校！我生性比较胆怯，又加上母亲身体不好，我不敢违抗她的意思，就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辞去了教会学校的工作，另谋新职；一年之后，我踏上了婚姻之路。

婚后，一方面因家庭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也因自己的软弱，我离开了天主教会，就这样过了十几年，我都没有进堂！直到 2000 年，我们搬到德州 Plano 市...。虽然回到了教会，在这十几年中，我却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一些教会外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于是，在主日天，我信天主，周一到周六，我信我自己塑造的价值观而不自知。

之后，我慢慢感觉到自己不再自我感觉良好，生活跌到了谷底：我经历焦虑、忧郁、担心自己这里有病、那里有病；频频造访医生诊所，也曾被我的医生送到医院去住院，出院之后，虽然有许多主内的兄弟姊妹，对我关心照顾，但我仍然没有完全信靠天主，有时会感觉：自己好像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但仁慈的天主仍然没有放弃我！大概是 2013 年吧？有一天，我呆站在教会大厅，李雪姊居然邀请我参加圣母军！我这个好像无药可救的人参加圣母军？我当时心里在想：像我这样瞎混下去，也没啥结果，

不如试试看！刚开始我真是抱着学习的心理去参加，但是在探访老人、病人、慕道友时，虽然表面上，是我付出时间和爱心来陪伴他们、鼓励他们；事实上天主借着圣神赏给我们更多的平安与喜乐！这样的喜乐平安，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更不能用虚名或虚荣可与之相比的！此刻，我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在奉献与服务中，我找到自尊、自信和生命的意义！

之后，我又奉圣母军团长指派我协助慕道班的工作；2016年11月底，接任宣道组组长的职务，转眼间又过了6年半。这期间我因老伴中风住院、复健，暂停慕道班的工作，后来又因新冠病毒的疫情，总共停了将近一年。其余5年半多，慕道班的业务，就在各位教理老师、以及参与分享及陪伴教友的协助之下，在风雨飘摇中，继续运作。这其中，我也遭遇到一些压力与误解，我跟天主说：「我很感挫折，很想作个躺平族！」但我的心中浮现出一句圣经里的话：「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我后来查到，是在撒慕尔纪上 16:7）后来也好几次看到下面这几句话：「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玛 11: 28-29）感谢天主，我又重新得力，继续为天主奉献我小小的塔冷通。

在此，谨祈天主，在不久的将来，赐给我们一位能力较强的宣道组组长，好使我们耶稣圣心堂的福传使命，日益蓬勃！这样我也能拨出一些时间，作一些关怀慕道友的工作。求主俯听！「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但全是为人的好处。」（格前 12:4-7）

～圣心堂 玛利亚

~~~~~

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  
获得益处。（罗 8:28）

# 天父的宝贝

陈美卿

2020 年原本要举办的女儿婚礼，因为新冠疫情的扰乱，两个女儿的婚事都一切从简，我和先生也都无法参加，甚是遗憾！幸好天主仁慈，欣慰的让小女儿盛乔于结婚后依照他们的计划，顺利的怀孕，于 2022 年的元月一日早晨，生下她的女儿 Ada，成为我的第一个孙儿。小孙女带着我们的期待与祝福来到这多彩丰盈的世界，正式的加入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了色彩。无独有偶，二月八号，双喜临门，大女儿盛若也平安的生下小孙子 Silas，让等待了好久想要成为阿嬷的我，幸运的就成为拥有两个孙辈的阿嬷。看到两个天主赐予的小宝贝的诞生，心里的震撼与欣慰，不言而喻，深深感受到我们真是一个蒙福的家庭。不过，面对天主所赐予的崭新的人生角色与定位，心里难免亦有些战战兢兢，担心自己是否可以称职的承担起新的角色与任务。

小孙儿们刚出生的前半年，因为襁褓中婴儿的身体发育尚未完全，抵抗力较弱，尚且还在疫情中，两个新手妈妈都是比较谨慎的个性，所以都根据医生的交代，家中最好减少外来访客的停留，因此阿公阿嬷也不方便提出要坐飞机去探望孙儿们。还好拜现代科技所赐，每个星期都可以在视讯中看到小孙儿们的可爱模样，看到他们的成长。两个女儿每个月也都固



定会捎来孙儿们一个月的相片成长纪录，让我们时时感受到当阿公阿嬷的温馨与喜乐。

一直到小孙女半岁时，女儿盛乔终于宣布要带着 Ada 回娘家与阿公阿嬷见面了，让我们欣喜异常，尽速的将退休的阿公办公室，转换布置成了家里的婴儿房，等待他们的归来。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在机场见到小孙女 Ada 时，心里喜悦得有如见到了小天使般，看她用可爱且有点新奇的眼神定睛的望着我，一点也不怕生的模样，着实天真可爱。把她抱在手中的踏实感觉，让我深刻的感受到生命继续传承的无限希望，我不禁笑逐颜开，心满意足。他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让我们快乐的享受了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小孙子 Silas 满八个月时，老大盛若邀请我们夫妻到纽约去看他。自己只带过两个女儿，没有带过男婴的我，对小孙子的成长非常好奇。Silas 水汪汪的大眼睛覆盖着长长的睫毛，眼珠子到处张望，时常带着笑容的脸庞，一看就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他喜欢与人连结，时常咿咿呀呀的不断与我们讲话，那时他已经会坐会爬了，我们就在那里每天陪他玩耍，待了十多天，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我和先生虽然跟女儿们表示不论何时，他们只要有需要，我们一定义不容辞地去帮忙；但孙儿们一岁以前，两个家庭的新手爸妈似乎都应付的很好，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只是做一个清闲的阿公阿嬷。每天清晨醒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中共享相簿中的网页，逐一的回味女儿们捎来的照片，小宝贝们可爱的影像真是令我读他千遍也不厌倦，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但有时心里难免会浮现不能时常真正与他们相处的怅然。直到今年的二月，新冠疫情逐渐稳定，大女婿已经无法在 Zoom 教课，必须回到加州大学去授课，老大盛若才开始提出需要我帮忙的请求，要我到纽约去帮忙带小孙子 Silas。从此，我开始了忙碌的顾孙生涯。

答应女儿去帮忙的时候，我便反躬自省，想想自己应该如何实现一个称职的阿嬷角色。我告诉自己，首先，我必须认清自己的角色，自己顾的是女儿的儿子，而非自己的小孩，我必须谨慎认清自己只是辅助者而非主导者。其二我需要尊重女儿的教养模式，不要自以为是的老提当年勇，以避免两代教养差异而产生不必要摩擦。其三，我鼓励自己以「欢喜做、甘愿受」的正向积极态度来面对这项任务。再则，女儿自 18 岁离家读大学

后，就一直独自在外求学、做事、打拼，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可以再跟女儿一起生活并照顾自己的小孙子，真是天主赐予的恩典，我要感恩这项主恩赐的甜蜜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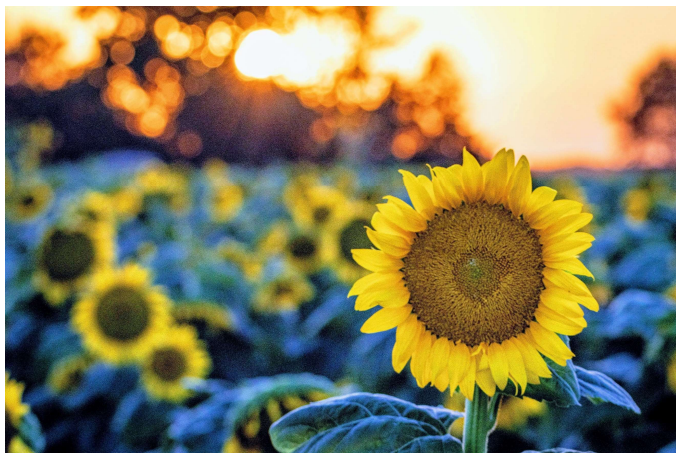
纽约居，实不易，女儿的公寓除了客厅厨房外，只有一个主卧室和一间婴儿房，所以只能我单枪匹马的去帮忙。从那时起，我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小孙子。幸好女儿大部分的时间在家上班，只要没有开会，有突发之事还是可以帮忙照应。我的工作就是照女儿制定的时间表照表操课。小孙子每天六点左右起床，若没有哭闹，女儿会让他自己在婴儿床上玩耍，直到六点半后才去抱他给他喂奶，七点吃早餐，然后玩耍，八点半左右让他自己选择故事书，给他讲故事，九点准时再让他睡觉。这一觉睡得好的话，可以睡一个多钟头，十点半左右起来，接着就吃点心。十一点带他去女儿家对面图书馆的小孩游戏间游玩，游戏间里面有很多的玩具让小孩自由地在那里玩，我就陪他在那里玩到十二点左右回家。接着下午一点吃午餐，一点四十五分再给孙儿读故事，二点左右睡午觉，午睡起来后，吃完点心后，我就陪他玩耍，直到五点后吃晚餐、洗澡、换睡衣、读故事，七点准时将他抱入房间，让他睡觉，这是孙儿一天的作息。而在他白天睡觉的这两段时间，我还要准备午餐和晚餐，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

成为全职顾孙的阿嬷后，每天都觉得自己以将近七十岁的体力，在过四十岁的冲刺生活。这样的生活，体力上虽然有些吃力，然而精神上却是无比的喜乐。小孙子很可爱，很纯真，也很贴心。女儿上班的日子，只有我孤军奋斗的在照顾他，陪他吃饭、玩耍、给他读故事、教他唱歌，而他对我的照顾，表现出无条件的信任与依赖，撒娇时双手一伸要抱抱的可爱模样，让我非常的感动与窝心。每次想到以自己的年岁，可以整天跟着一个一岁多纯洁无瑕的小孩生活在一起，透过祖孙两人的互相陪伴，共享这种完全单纯、返璞归真，不管世间凡俗的生活，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这样的生活让自己的心灵时时的沉浸在无比的纯净之中，有如预尝了进入天国的滋味。心里时常浮现耶稣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决不能进入天国。」（玛 18:3）

一直很喜欢「赞美之泉儿童敬拜歌曲」中「天父的花园」这首歌的歌词所表达的意境：

「小小花園裡 紅橙黃藍綠  
 每一朵小花都美麗  
 微風輕飄逸 藍天同歡喜  
 在天父的花園裡  
 你我同是寶貝 在這花園裡  
 園丁細心呵護 不讓你傷心  
 颶風或下雨 應許從不離開你  
 天父的小花 成長在祂手裡  
 ～別擔心你的成長在祂手裡～」

这首歌是我每天给孙儿读完故事书后，让他回房睡觉前必唱的一首歌，孙儿只要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他睡觉的时间了，这是每天他临睡前我们必做的重要仪式，我内心深刻希望孙儿每天睡觉前都能得到天父的降福。我相信就如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每一个小孩都是天父的宝贝，我深信天主将祂的宝贝—我的小孙儿、孙女交到我们的家庭中，是希望我们将祂对他们无条件的爱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生命中知道有一个创造的主，会永远像园丁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细心地呵护着他们。小孙儿们永远是天父的宝贝，也是我最亲爱的宝贝，我知道我的任务除了尽情的爱他们，宠他们，也要带着他们在生命的旅途中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参箴22:6）



## 一顆紅心



布衣

从来没有念头想偷看老公或孩子们的手机，他们的密码我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天小女儿因某事给我看一串她最近的通联纪录，手机页面滑动中，意外让我得知她手机里联络我的输入是这样的-「momma ❤️」，我的心立刻因那颗 ❤️ 而颤动。电话联络簿中一长串人名看起来，只有我有那颗 ❤️。一颗红心，不论是以气球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生日派对上，或简讯、电邮中对方送来的 emoji，或卡片祝词旁加上的一抹甜蜜，带给我的悸动，都不会有那天来得震撼。

手机是充满私密的私人物品，往往藏着最直接、最无掩饰的真实。密码锁着，只给主人的一双眼浏览，所以无需做秀作假。在她把我加进电话簿里的刹那，她可以只是输入「momma」，或为了分辨我和她婆婆，她可以用姓名，或 momma Wang/momma Gietl，或 Dallas momma/ Chicago momma 来做辨识。我的体认是，当初她用手指在萤幕键盘上来去点写着「momma」，然后加上 ❤️ 的那一刻，她对我的感受有着赤裸裸的真实，是感情上的直接反应，不是为了取悦我，因我完全不知情。手机里「电话簿」的功能本只是在提供持有人打出和接收电话时的便利和辨识，它实际上只需资料性的输入，无需情感元素的置入。那天的发现令我融化，是因为手机主人不声不响，在只有天知，地知，她知的情形下，在一长串人名中，独独将 ❤️ 插在我边上，默默向我示爱。那是一种「管妳知不知道，我爱妳就是了」的深情。那颗红心 ❤️ 的份量，对我来说，无法秤量。不论是做她的母亲或朋友，由于我不是完人，一定有做对的，也一定有做错的；而那颗红心，

对我而言，是女儿带着爱，对我所有的对与错，好与坏，一并大器的打包接纳，概括承受。有时觉得，孩子对我的包容，多像耶稣！

物换星移一甲子，已过耳顺之年的我，觉得此生情感回馈最高的角色，就是「当妈妈」。成年后，除了出国前曾在学校误人子弟数年，飘洋过海落脚「美利坚」后，我的主业就是「当妈妈」。这也要感谢老公不在意我把心力都放在理家及孩子身上，以致他常被晾在一边。也要感谢我在台湾的手足完全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责任，让我无后顾之忧。亲友故旧呢？欠意更深，我少有是先 Reach Out 的那方。

有些人对我这混了一辈子，最终只混成个「家里蹲」的角色有着或多或少的失望，譬如，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新冠疫情爆发前，曾趁返台时参加小学同学会，这是我的第一次，之前数次都因在美而不克参加。餐聚中，老师同学们竟要我站起来报告「别后半世纪」的生命动态（好像回到小学时开班会，班长报告，副班长报告，各股股长报告…）。当每桌人把身体角度转向我，眼睛直视我，洗耳恭听中得知我在美三十多年是做个不折不扣的「家里蹲」，我可以看到某些人的灵魂之窗瞬间黯然，飘出一抹失望。灵魂之窗真是神啊！造物主只需放那两个小小的「高画质摄影机」在五呎之躯上，就能让躯壳内的情、思、意，原形原意原貌放映。

一隔半世纪，白头相见时，老师同学们大概期待听到我放洋拿了硕士或博士，进了全球知名的大公司工作，领着「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高薪。凡额头上被贴着「升学班」、「A 段班」、「好学生」标签的孩子，往往免不了要背负这种期待。对于他们暗淡下来的目光，我的心情竟丝毫不受影响。回首来时路，数算生命中满而溢的恩宠和恩典，我已非常能体会和肯定「自尊、自信、自我价值是由内生，非由世俗加冕」。人活在世上，若能建立出恰如其分的自我价值感，外来的威胁立减，所有外界掷来的「三振出局」，都可以被加足油的自尊自信，轻松挥棒打出个擦边的「安打」。没人能藐视你，除非你允许。老师同学的心思会如此的放电和流露，我了解。他们可能一辈子不知不觉被制约在「人比人」的华人文化里，成功失败的定义早有约定俗成的版本，不见得有机会跳脱熟悉的评价体系，而去探勘、挖掘「拿掉名片后，你还剩什么」那一座金山银矿。其实，他们也只是直接反应了他们的三观罢了。三观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稀松平常！

那次同学会也带给我好几个惊讶。光阴披沥，沙沉金露，年华将你我抛闪，容貌外观上的改变，本在预料之中。岁月厮磨下，脆弱皮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无一能幸免。就像酒汁还原不成葡萄，我们也回不到年少。所以，秃头凸肚，眉眼纠结，一脸市侩，体形走样都没令我倒抽一口气。我不缺镜子，也不缺一泡尿，我也会自己照照。那句「你都没变」的话，是善意但失准的恭维，是试图破冰、拉进、暖身两个久未联系的灵魂，是社交开场白。我惊讶于听到有几位同学已回归尘土，听着他们的名字，童颜一张张浮现脑海，「走得太早」是所有人的喟叹。我惊讶于婚姻不如意者比比皆是。有人已跑过户政事务所好几次，大概不认同「结婚一次是天职，二次是傻瓜，三次是疯狂」这句警世名言吧！改名字者更是多的让命理师荷包满满。台湾社会不少人相信改名能改运，想来不少同学经历过相当程度的低潮，逆境泅泳下，期望改名能助其浮出水面，再度呼吸。幸好主办同学给我一份同学名单，让我可以改口叫新名。当然，男女同学中也不乏勤于「进场维修」者。岁月深重，不饶你我。时间之蹄，现实之斧总毫不留情的迎面袭来；所以若有人能留在岁月的岸上，而不「大江东去」，那是靠白袍巧手在手术台上施展的魔术。虽半世纪不见，就算尘满面，鬓如霜，童稚时期建立的无杂质感情还是有它的力道在。青梅往事，童年糗事一开讲，大家就亲热起来，那样的气场氛围，令我动容。

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我深信每个人背后都有半生的沧桑，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它的重量，每一个人都有一不为人知的挣扎，每一个人都都是带疤的幸存者。划破长空的岁月里，谁能躺平无事？！事实上，人人都颠簸踉跄的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他们已不是童年时的他们，我也不是童年时的我。因着当年的笔砚相亲，才有今日的同堂欢聚。岁月非流金，每一个生命都历经过海海人生的淘洗，带有太多的得与失，隐与显，喧哗与喑哑。我不寄望久别重逢后，有谁的老灵魂能辨识我所有的斑斓和荒芜，一如我的老灵魂无法拨开别人的皱折和深沟。

诚心感谢有几位「头壳坏去」的男同学，岁岁年年不屈不挠国内国外的寻觅失联同学，目标是「一个也不少」。此情有多长？像路一样长！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停留是刹那，转身即天涯。这一转身，也许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不会漏掉的是，他们的那颗❤️，我已收进行囊。



# 呼唤

立己

光阴如梭，时光飞逝，从步入堂区，领洗，进入基督信仰生活，至今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这个信仰团体已成为我的生活重心之一，在我的眼中，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也蒙受了很多恩宠。

教友们从创堂时期自动自发的热情，到历任神父的更替，又有建新堂期间的意见分歧，再经疫情的肆虐，堂区事务的参与氛围，异常低落。原因当然很多，疫情是最近的导火线，也可能与我们这一代教友大多进入退休年龄有关。但毕竟在下一代还没完全接手之前，教堂还是得正常运作啊！

我也试图私下联络一些曾经热心服务堂区的老教友，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我也没资格批评。既然如此，为了珍惜这个有爱的团体，那就从我自己做起吧！以有多少人就做多少事的心态看待，其他就交给天主了！

多年前，我对「天主给的，我都要」已了解，也接受了；然而那句「天主主要的，我都给」却始终还在寻找当中…

如今，蓦然回首，这似乎就是天主对我的回应吧！

在感恩中，快乐地，活在当下 — 这是我的每日生活座右铭。希望能真正做到，不然的话，就要学习放下了！

## 徒步葡萄牙海线圣雅各之路

周琼华

我先生计画并安排了一个位于欧洲西南角的伊比利半岛旅游，全程共计六周。旅程之始，我们开着租车到许多葡萄牙的古城小镇，期间两个女儿加入同游十天，最后大轴戏是徒步海线的葡萄牙圣雅各之路（Coastal Portuguese Camino），从葡萄牙的波多（Porto, Portugal）出发，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全长 260 公里 / 163 英里，共 17 天（04/17/23 ~ 05/02/23）。

对于许多人来说，从 1980 年代始，尤其是自 1993 年圣雅各圣年（Jacobean Holy Years）以来，圣地亚哥朝圣之旅兴起，要感谢西班牙陆苟（Lugo）的一位教区神父 Don Elías Valiña Sampedro (1929-1989)。他精研古时的圣雅各之路（西语称卡米诺 Camino，英文 The Way），写了许多相关文件及论文，经过多年的专研后，他亟欲复兴这传统古道，于是 1984 年他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 Roncesvalles 城开始，延着古道做修补、清理和路标的工作。他甚至开着装满了黄色油漆的雪铁龙（Citroën GS）车，横越整个西班牙北部，沿途画上指向圣地亚哥的黄色箭头，特别是在岔路和十字路口来指引朝圣者，这是西班牙朝圣法国之路的新生。此外他还建立团体和协会以恢复和维护不同路线的圣雅各之路，如葡萄牙之路等等。他并前往欧洲诸多大学及各种集会中演讲，呼吁从各地出发的圣雅各之路均以圣地亚哥为终点，为各国人民提供了交流和共融的空间。日渐增多的朝圣者证实了他的远见。

在卡米诺上，除了墙上、地上的黄色箭头外，尚有不同标志如堆石



标（cairn）、扇贝壳（Sea Shell）、官方石标（Waymark）、及其他标示等引导朝圣者。堆石标是前辈朝圣者留下的记号，特别是正式石标还未建立之前指引后来者路线。扇贝壳表示朝圣者从世界各地不同路线起程，最终通往一个点：位在加利西亚自治区（Galicia）的首府圣地亚哥。许多健行者会在背包上绑上一枚扇贝壳，途径上的住宿处、招待所等也注有此记号。至于官方石标的设计上有扇贝壳图形、黄色箭头指示方向、距离圣城尚余多少公里、底部注明加利西亚。当朝圣者走入西班牙后，此标记密且显而易见。有些人会在途中的标志处留下丝带、相片、小石头、贝壳、其他物品甚至鞋子，代表他们的愿望、祈祷意向或情感重担，作为感恩、奉献、留念、舍弃、释放或牺牲的象征，这种做法没有官方意义，但它是朝圣者个人精神之旅的一部分。

加利西亚区水源丰富，故而卡米诺上的小镇上多设有水站，我们从南往北走，多次见到当地人提水，边走边跟我们讲听不懂的话，猜是告诉我们水可以喝吧（若不能喝的山野水会有警告牌）。另外也曾看到有人家门口放了三、五瓶 1.5 公升的塑胶水瓶，想是当地人对朝圣者的「奉水」吧，这叫我忆起民国 50+年代台湾路边有大茶壶、杯子、和「奉茶」的牌子，善意的关怀温馨了健行者「日高人渴漫思茶」的需要，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另外，在途中我们也经常接受当地人指路和热诚的祝福，他们的脸上表情、姿态、手势或飞吻的动作突破了口语的障碍，亲切如熟识。也许这是一条新路线，走的人比较少，当地人的好客之情还没被蜂涌而来的旅客稀释掉，这些互动是我们在 2019 年走法国之路时所没感受到的。

我们特别选在旅游季节前出门，是为避免人潮，及气温比较温和。在走卡米诺的路上因为脚程和住宿的关系（有城镇才有落脚处），常与路上的「熟面孔」相遇，大家交谈不多但都想知道对方从哪儿来，约一周左右我们遇到的朝圣者有从英国、爱尔兰、波兰、荷兰、德国、苏格兰、乌克兰、威尔士、拉脱维亚、葡萄牙、美国、加拿大、瓜地马拉、法国、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瑞典等地而来，真是应验了 Fr. Elías Valiña 复兴古道的想法，各国的人或徒步、或骑自行车、或用其他不同方式汇集在圣城圣地亚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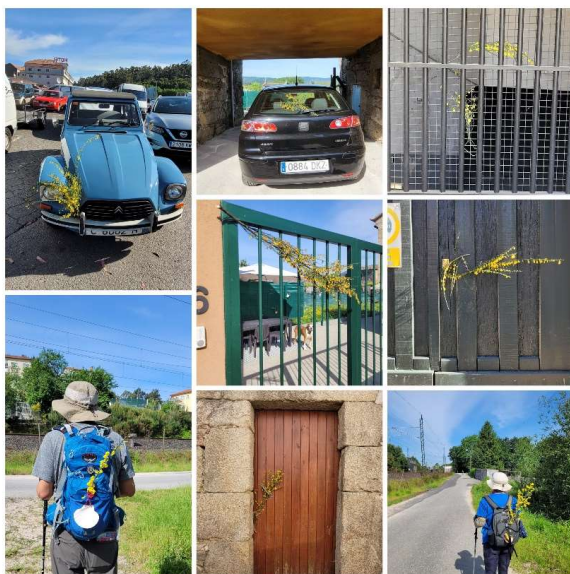
葡萄牙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是传统的山线，一是较新的海线。我们走过海滩、沙丘、小渔村、美丽的岩岸后与山线合而为一。之后，我们见到

黄色箭头之下出现一个反方向的蓝色箭头，也见到数处同时陈列一只蓝鞋指南，一只黄鞋指北，其中一庭院摆着圣母塑像在蓝鞋旁，朝圣者塑像在黄鞋旁，很明显地告诉不知情的人这路段是与法蒂玛朝圣之路（Camino of Fatima）共用的，无言的展示也许已经撒下了种子。葡国许多古城、小镇内的路或是广场是用黑、白方块状的小石块（cobblestone）铺成的，维护费低又很耐用，且较大的古城里其地面上可见匠心独具的美丽图案，很是赏心悦目，由于地面凹凸不平，无论行车或行人都感到颠簸，尤其对整天数小时走在石块路上的健行者来说是噩梦啊，因为鞋尖不时踢到石块，脚底受到地不平的刺激，脚踝需小心使力，使得长途步行除了距离的挑战外，还加上路况的挑战，登山鞋逐渐开口、开口…。好在进入西班牙后，这压力便消失了。

另外，朝圣者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大城小镇，却不易感受到城镇中的活动景象。因为清晨出门时街道冷清门户深锁，若是背包客没有预定晚上住宿，早走早到机会较大。有安排的，趁着早上清凉好走路，所以早晨街上看到的只有背着背包的健行者。上路之后很难再找到吃喝之处，尤其旺季尚未开始，地图上标示的小店多不营业。外来人对西班牙的用餐时间很头痛，中餐时间约在下午 2~3:30PM，之后餐馆便关门休息，晚餐 8~10PM 才再开门营业。徒步数个小时之后，好不容易抵达下一个城镇时，多半已是商店、餐厅关门的午休时段，而他们的晚饭时间已是我们要结束一天的活动，准备就寝了。遇到他们的大节日更是叫我们马失前蹄。朝圣友人彼此提醒五一节（May Day）西班牙全部歇业。四月卅日星期天，我们到达落脚处后先吃中饭，填饱肚子后才有精力去采买当日的晚餐和次日的早点及午餐，未料超市已关门了，原来星期日只开到下午 2:30PM。次日清晨出门，喜见大门上有黄花一束，沿途所见亦如此，盛开的黄花处处随手可得，我们入境随俗给自己的背包也插上一束，按习俗是一种春天的祝福。不过这一日我们真的找不到吃喝之处，背包内的干粮已尽，饮水也剩不多了，拖着疲惫的步伐入住没有商家的小镇，中西联姻的民宿主人出来招待我们，我们不客气地要饭吃，男主人爽快答应，饥肠辘辘的我们听到厨房传出来煎蛋的声音，年轻貌美的中国太太为我们六个人做了炒面加荷包蛋，这真是意外的惊喜，万万没料到竟然有可口的中式午餐，每一个人都吃得干干净净，满意又满足。晚餐满桌西式佳肴。第二天早上又是丰富的早点。付

帐时夫妇俩坚持只收网上预约的金额。我很感动地向曾在广东深圳工作、读书多年的男主人说：「...，我真真实实地体会到以前当地人对朝圣者的怜悯关爱，照顾所需，你们让『传说』成为我的朝圣经验，传递了天主的爱，真是感激不尽！」

离开那儿，我们终于走到圣雅各大教堂，诚如扇贝壳所显示的，



各路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汇集在教堂前的大广场，或休息或拍照。当年圣堂内的整修部分已完成了，在地上的大香炉（Botafumeiro）也吊回空中原位，视觉上它变得小多了。我们没赶上上午时的朝圣者弥撒，傍晚望了一台最多人参与的平日弥撒，主堂爆满，有许多人站着，就要结束前，只见八名身着紫红袍的大汉出现，启动绳索，神父加入香料后，烟气弥漫的香炉左右飘荡，由慢到快，而后逐渐减速，回到原位，时长共四分钟，教堂内充满了烟和香气，最后众人接受天主的祝福。我要说，没有比这更圆满的朝圣之旅了。感谢天主！

周琼华 05/31/2023

PS. 現時聖雅各大教堂只有在天主教的節日，及教友團體做奉獻時才啓動香爐。請至下列網站查看大香爐的起源與初衷。

<https://www.alberguesdelcamino.com/en/2021/11/09/the-botafumeiro-origin-and-function/>

<https://vivecamino.com/en/botafumeiro-no-580/>



## 穆里欧与无玷始胎童贞圣母

沈媛宜

塞尔维亚，西班牙南部的大城，有着令人喜爱的各种景致，特别是西班牙广场，和圣玛丽亚大殿大教堂等。那时二天的停留，我们也去了其他的景点，在美洲广场，还跟一大群的鸽子拍照。城内有许多可逛的小店，流连忘返得让我们差一点找不到回旅馆的路。那时候还不流行 Uber，着实紧张了一阵子。这也让我们对这个美丽的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听到一些和塞尔维亚有关的人事物，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当我发现塞尔维亚画家穆里欧（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在 Kimbell Museum 的特展即将结束，就赶在中国除夕前，去拜望了这位十七世纪大画家的多幅作品。

塞尔维亚在 17 世纪初，曾经是西班牙在南方最大的贸易城市，特别是和美洲交易的银矿，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吞吐港。之后随着船只愈来愈大，加上河床的严重淤积，贸易被迫移转到了海边沿岸的加的斯港，使得塞尔维亚港没落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又出现了严重的疫病，使得塞尔维亚整个城市更加摇摇欲坠，因而造成了非常多的穷困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市府为了安置大量的穷困的人民，而建立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医院，并且广泛的推展宗教观念来安抚人心。穆里欧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他画风温润优美。他非常善于画出当时穷困的老人和小孩，表达出对社会现象的关怀。他的另外一项专长是宗教画。由于当时兴建了这么多的慈善机构和医院，收容和照顾穷苦的百姓，而而这些建筑物的内部都需要装饰，所以当时许多机构都邀请穆里欧，创作出多幅作品来装饰这些机构。



附 1



附 2



最特别是慈善医院（Hospital de la Caridad）里面，圣堂的墙壁上，邀请他创作了八幅他的大作。这些画作里，包括我们常常见到的「荡子回头」的比喻（路 15:11-32）（附 1）这幅画表达的慈善是：给赤贫的人衣服穿。「天使救圣伯多禄于狱中」（宗 12:3-17）（附 2），表达的慈善是：关心狱中的犯人。「天主显现给亚巴郎」（创 18:1-8）（附 3），表达的慈善是：招待客人。「治好无助的瘫子」（若 5:1-11）（附 4），表达的慈善是：照顾病人。另外加上其他四幅画。穆里欧在他的创作中，世俗和神圣是密不可分，互相牵连在一起的。这些由旧约和新约的故事，再加上圣人的善行，特别彰显出慈善就是救赎之道！



附 3



附 4

令人扼腕的是，这四幅画，在半岛战争时，被拿破仑的将军 Soult 劫走，再加上穆里欧最出名的一幅「童贞圣母无玷始胎」（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Los Venerables）画作（附 5）。这幅画原是挂在「可敬者神父医院」（Hospital of the Venerable Priests）的圣堂内。

在穆里欧出生的时代，全塞尔维亚是非常支持童贞圣母无玷始胎的教理（那时教会尚未宣布成教义，直到 1854 年才正式宣布为 dogma）。在当时的西班牙境内，对这一端教理，还是有很大的争辩。在接受支持这个教理的一方，认为使用图像表达应是最好且最容易使人信服的方式。

穆里欧用他最出色的流畅的笔触，朦胧的炫染，发光甜美的色彩，绘制了二十幅以上的童贞圣母无玷始胎画作，其中又以上面所提的这幅最为人所热爱。

穆里欧将他前辈们所画的童贞圣母无玷始胎的画面精简了。在这幅画中，他按照默示录 12:1 的描写：「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并结合了圣母升天的观念，而绘制了这幅画。画中央的圣母是一个大约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她双手交叉于胸前，身穿着洁净如纱的白色长衫，披上美丽的蓝色的披肩。她的头后方有着金线般的四射光芒，犹如光辉的荣冠。在她的脚下可以清楚地看见一轮清澈的上弦明月。她在白色长衫内的右腿，仿佛往外侧迈出一点，好像身体开始要旋转。她的四周围绕着无数可爱如婴儿般的小天使，似乎从她身体的下方开始往上推着她升天，小天使们也是有着往上旋转的动态。在她的身后，可以看到非常柔和的金黄色，象征着太阳的光芒正从她背后辉映着。这优美的绘画，使人一看到，便非常容易接受「无玷始胎」的教义。



附 5

塞尔维亚在 1917 年，靠近圣玛丽亚大殿大教堂的附近，竖立了一个纪念碑，特别纪念这个城市曾经如此大力的支持童贞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义。在这个纪念碑上，有四位对此教义的确立有重大贡献的人的雕像。的确，穆里欧就是其中的一位。每年在十二月八日庆日的前一晚，都有非常多的庆祝活动在此举行。

这幅画和其他四幅画，被劫去法国后，罗浮宫博物馆在 1852 年，花了当时的天价（615000 法郎）购入了这幅画，而且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展出近一百年的时间。到了 1941 年，西班牙的文化部，开始向法国当局交涉，要求将这幅最能代表西班牙作品的大画，归还西班牙。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归还西班牙后，可以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了！因为西班牙要求，这一幅画要在童贞圣母无玷始胎庆日的当天抵达西班牙。经过了许多曲折，穿越了边境，这幅画，真的如期在十二月八号，回到了她的祖国。西班牙政府决定将此画，永远保存在首都马德里的国家博物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内。居住在达拉斯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就近到 Meadows Museum 去欣赏穆里欧的另外一幅童贞圣母无玷始胎（附 6）大作。当你进入博物馆后，你决不会错过她！同时，博物馆也安排了一个穆里欧画室，方便欣赏他的另外三幅作品。愿你今后也能在此分享你的赏画心得。



附 6

## 花之戀

王念祖

去年底，迁进新屋后，望着建商在前院栽种的两棵高挑的新树苗及几株稀疏的矮灌木，我坚定地告诉太太，不要指望我在这园中添加任何花草树木了。

除了一些老朋友之外，很少人知道，有段时间我也曾经是个疯狂的「狗爸」加「花痴」。每天早晨起床，首要之事就是风雨无阻地遛我心爱的沙皮狗儿子——常常被我称为「小癞皮」的 Tiger，然后提着水桶、拿着花剪，照顾我培植繁衍的数十盆大小不一的花木。有时睡过头晚起，我宁可上班迟到，或周末再去加班赶工，也绝不懈怠花木之事。每年季节转换之际，因为德州的天气常是暴寒暴暑，我总是依每日的气候变化，做一个搬砖的陶侃，将一盆盆的花木搬进、搬出花房。更曾多次冒着骤来的冰雹风雪，化身「护花使者」，不让它们受到风雨摧残。

这只沙皮与娇艳的花朵们，就成了我的最忠实的摄影「麻豆」(model)。当陪伴我将近十七年的 Tiger 离开后，我对「花事」的热情也突然冷却。抱着嫁女儿的心情，我将一些长得最茂盛的花盆分别托付给几位好友，其他已经老残的，我无心再施肥除虫，就任由它们逐渐凋零。

前几年从职场退休后，女婿问我，是否会像当年为了女儿养狗一样，现在为外孙养狗？我却无情地宣告：现在这个家中，除了两老之外，不再饲养任何有「生命」的玩意。然而，内心深处我灰黯的呐喊着：不要！不要！我不想再多一份感情，多一分负担！我宁可只在电脑档案里，凭吊我存留的 Tiger 的英姿，与花朵的妩媚。

在我数不清有多少的花木照片中，不知为何，我最怀念那几朵嫩黄的美人蕉。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心中都会响起这句歌声：「您曾慈声召唤『跟随我』，我却不顾」。

三十年前，天主以极大的威力，折服了曾经以坚定的无神论者自豪的我。在圣洗圣事的礼仪中，我听到这一句歌声时，热泪顿时夺眶而出。以后，只要听到「我的生命，吾主！献给祢」这首歌，尤其是在弥撒中，都会让我的情绪澎湃起来。于是，我在这些照片旁，写下了...



垂首，  
祢含笑，  
因為完成了！

滴血的花冠，  
向過往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伸手，  
我探觸，  
綻裂的蓓蕾。

奔放的愛戀，  
向遲疑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盛開，  
緊依偎，  
光華本一體。

千古的奧秘，  
向徬徨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我的生命，吾主，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赐，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主必将引导我，当我彷徨于歧路。  
你曾慈声召唤「跟随我」，我却不顾。

我的生命，吾主，献给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赐，  
我的生命，献给你。

#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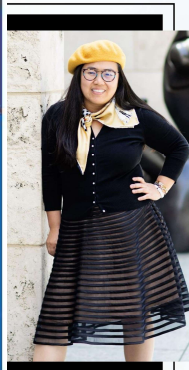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Congratulations*

**YANG  
SONG**

**BEST  
D  
2023**

**D Magazine  
Top Producer**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1 *Woman*-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Ken J Chen, DMD, MS, CDT**

Board Certified Prosthodontist

**Eminent Dental Center**

469.453.6168

452 W SH 121 Unit 150 | info@emdentalcare.com

Coppell, TX 75019 | www.emdentalcare.com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mailto: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